

「麻城縣孝感鄉」傳說與王朝正統

陳志剛
中山大學歷史系

有遷徙歷史的人群，其後代多聲稱來自同一個地方，這一現象一直為學人所關注。粵東地區很多客家姓氏譜牒都自稱來自福建寧化石壁。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則廣泛流傳著源自南雄珠璣巷的傳說。華北地區則廣泛流傳源自山西洪洞大槐樹的傳說。四川地區則廣泛流傳著源自麻城縣孝感鄉的傳說。過去學人對與「麻城縣孝感鄉」傳說相關的「張獻忠屠蜀」和「湖廣填四川」的歷史進行了相當的研究，¹如認為明初湖廣已陸續有移民入川，明末清初四川盆地內部因糧食匱乏而導致人口銳減十之八九，盆地周圍山區保存遺民較多。

在四川這樣遼闊的地域範圍內，有必要選擇一個較小的區域，對「麻城縣孝感鄉」的傳說進行縱深性及歷時性的研究。「傳統中國區域社會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努力瞭解由於漫長的歷史文化過程而形成的社會生活的地域性特點，以及不同地區的百姓關於『中國』的正統性觀念，如何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通過士大夫階層的關鍵性中介，在『國家』與『地方』的長期互動中得以形成和發生變化的」。²分區域深入探討地方具體人群的來歷以及「麻城縣孝感鄉」提法興起的時間及其形成與傳播過程，相信有利於達至區域社會研究的目的。筆者所討論的地點在四川西部的雅安市雨城區東北部的上里鎮和中里鎮，主要根據《楊氏宗譜》、宗支碑及其墓碑，討論這支楊氏宗族的世系及來源、「麻城縣孝感鄉」提法興起的時間和在楊氏宗族內部和其他後來姓氏人群中傳播的過程。

一、沿革及地理

雅州「洪武四年歸附，降司，仍為雅州，省嚴道縣入州，隸四川布政司，屬川南道」。³

據現存於上里鎮白馬泉寺的明代萬曆三十一年（1603）《四川雅州水東鄉上里天空寺□》⁴碑以及中里鎮的《楊氏宗譜》來看，現在雅安市雨城區的上里鎮、中里鎮及下里鎮在明代均屬「雅州水東鄉」管轄。乾隆初年，「水東鄉轄里十五，河北、包陳、七盤、上黃村、中黃村、下黃村、上里頭、上里二、上里三、上里場、中里頭、中里二、中里三、中里四、中里場、下里頭、下里二、下里三、下里四、下里場」。⁵直到民國，雅安縣城去中里場尚需翻越蓮花山，共55里，中里場向北15里至上里場，⁶向南15里至下里場。

上、中、下三里由北向南依次排列於四面大山之中，上里北面綿延的天臺山成為邛州和雅州的一個重要分界山脈，東面有羅繩山（名山崗），是水東鄉與名山縣分界的重要山脈，西面有蘆山崗，是水東鄉與蘆山縣分界的重要山脈，南面有險峻的「碧峰峽」，中間則散落著連綿不斷的、直徑300至400米不等的「饅頭山」。東西兩條大山系相距20里左右，它們像兩道又高又厚的城牆環繞著這片土地，饅頭山之間則是大小不一的平原與狹長平緩的坡地。發源於北面天臺山麓的白馬泉與發源於西面蘆山崗的黃茅溪，在上里五甲口會合，再往下流入隴西河，經過約40里平地的蜿蜒流淌，穿過曲折陡峭的峽口，流進青衣江，向東經洪雅縣，於嘉定（今樂山）與岷江會合，於敘州（今宜賓）匯入長江。

據現存於上里鎮白馬泉寺的明代弘治十八年（1505）《雅州羅繩白馬泉淵澤侯碑文》⁷記載，「雅安治東北里許地名羅繩」，明代人們已把這片土地叫作「羅繩」（亦作「羅純」），目前人們在稻田中源源不斷地挖掘出大量的烏木。民間普遍認為這片土地是沉了下去的，因此這片土地又被稱之為「羅沉」（亦作「羅城」）。因為南

北約40里，東西約20里，四面環山，民間口頭語又稱之為「羅繩沱」。

二、楊氏世系考

以筆者近三個月的田野調查情況來看，八甲楊氏是明以來水東鄉世系記錄最為清楚的一支，它的世系記錄如果正確，就可作為水東鄉歷史的重要參照時間序列，就可作為其他人群進入水東鄉的時間判斷的重要依據。對這支楊氏世系考證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即在於此。

(一)《楊氏宗譜》的編訂、抄錄及版本

《楊氏宗譜》現存於中里鎮建強村，這裏從明到清都為第八甲，楊氏世居其地，故曰「八甲楊」。《楊氏宗譜》⁸載：

前明萬曆十四年，廷富祖公錄宗譜一次

永曆十年十一月錄一次。按：明末清初永明王崇禎太子於順治三年丙戌即位，於肇慶府號永曆，至庚寅年十一月亡，在五年，所謂十年，年者比時蜀未投誠也。

本朝康熙十二年冬月廿五日秀翹公錄一次。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七月，文生朝經公錄一次。

雍正十年壬子秋八月，文生登賢公，名升庸，錄一次。

乾隆廿七年壬午中秋日，文生兆理公錄一次。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仲夏望日，楊魁、珣各錄一次。

嘉慶元年丙辰六月十九日，楊槐枝錄一次。

道光□□□年辛丑七月，文生楊正良，名含輝，錄一次。

道□□□□年丙午四月廿二日，廩生楊正遠，名立程，錄一次，添補至嘉字派矣。

咸□□□□月，文生楊榮光，名繩武，錄一次，楊國海錄一次。

同治十二年新正月，楊國仁錄一次。

咸豐六年丙辰三月廿八日，楊在榮錄一次。

光緒廿一年乙未暑月天貺節，楊嘉瑞在兄嘉升家錄一次。

同治十二年癸酉二月廿二日，楊國璠錄一次。

《楊氏宗譜》從明萬曆十四年（1586）開始，一共抄錄了十五年次。目前看到的《楊氏宗譜》的規模是由楊正遠名立程（號靖齋）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所編訂。《楊氏宗譜》現存三本抄錄本，一本為蟲蛀舊本，殘缺嚴重，估計是光緒二十一年抄錄本或光緒二十八年增訂抄本，一本是「民國二年癸丑春日看抄錄」本（即本文使用的版本），一本是1996年編訂本。

(二)楊廷富世系考

楊廷富作為《楊氏宗譜》的第一位抄錄者，其世系關係到以後的整個世系正誤，因此有必要對楊廷富以前的世系作一番考證。查《楊氏宗譜》，「始祖楊桂芳，時氏海娘，生文智即萬生、文斌即九生、文德即天生，一女招贅壽生，無考。萬生在上里廟下溝，錄於後。九生李氏，生發授，生楊榮、楊祖、楊明。天生黃氏，生永安。」從始祖楊桂芳以下到楊廷富及其一個兒子的世系整理如下：

始祖楊桂芳時氏海娘，生文斌即九生，生發授，生楊榮，生思恭文氏，生楊膳胥氏，生志綱高氏，生廷富王氏，生楊環。

《楊氏宗譜》載，楊思恭、楊膳、楊志綱及楊廷富「以上四代葬子孫橋，共一墳垣」。筆者在楊氏宗族墓地找到了楊志綱、楊廷富和楊環祖孫三代的墓碑（見圖一、二、三）。

乾隆二十二年（1757）給楊志綱及楊廷富重立的墓碑後面約30厘米處，各有一塊明代形制的墓碑。這些明代墓碑多半已被泥土掩埋，只留出上半截的正面部分，碑文大多磨滅不清，楊志

綱的原墓碑尚能看清「大明」二字。楊思恭及楊膳的墓碑則沒有找到，估計已在楊氏宗族墓地的泥土下面。據「本朝康熙十二年冬月廿五日秀翹公錄一次」，「秀翹公」即楊環墓碑上的祀男「翹」，墓碑雖未書「秀」字派行，但在《楊氏宗譜》裏則記載得很清楚。《楊氏宗譜》從楊廷富到其玄孫楊秀翹，抄錄了兩次，那麼他們這支的世系從始祖楊桂芳到楊廷富應該是最清楚的。從始祖楊桂芳到楊志綱為七代，到楊廷富為八代。九代孫楊環（1586-1673）身歷明清兩代，為八甲里長，這是「水東鄉八甲楊」名稱的來歷。

因《楊氏宗譜》「通譜單記九生祖公之後，十傳至秀字派同族兄弟十八人，以後分記秀字，十八房之裔族繁不及備載」。《楊氏宗譜》詳於「九生」一房，即楊桂芳到楊廷富一支，那麼楊桂芳到楊廷富的世系正確與否，能否找到其他旁證呢？《楊氏宗譜》對長子「萬生」一支的世系記載僅有如下記錄：「（月兒壩一支）萬生，興隆，福海，從良，安庸，尙祿，筠生，芝，秀恆，聯闊，方華，兆遠，鬱然，思順，仁孝，永安」。顯然，楊桂芳的長子「萬生」的世系不能單憑其次子「九生」後裔的《楊氏宗譜》的記錄為準，必須對「萬生」一支世系作考察，以印證次子「九生」後裔楊廷富世系。長子「萬生」遷居上里，今天上里鎮廟坪村楊氏宗族即其後人。筆者先前到廟坪村考察過「萬生」這支楊氏宗族的墓地，發現其墓地有多塊明代墓碑，本文引載了其中一塊內容最為完整的墓碑（見圖四）。

乾隆五十五年（1790）楊氏宗族在這塊墓地裏立有「楊汝俊」宗支碑（見圖五）。據「楊汝俊」宗支碑的代數來算，楊桂芳到楊景昌、楊景會為七代。《楊氏宗譜》中楊桂芳到楊志綱亦為七代。楊志綱的墓碑鑄刻於隆慶五年（1571），楊景□的墓碑鑄刻於隆慶四年（1570），這證明楊志綱與楊景□為同一時代之人，他們去世的時間僅相差一年。又據現存於上里鎮白馬泉寺的嘉靖十年（1531）《大明按古重修白馬靈泉梵剎碑記》⁹載「本鄉里正楊景茂撰首書」，「楊景茂」雖未在「楊汝俊」宗支碑上，但從「景」字輩來看，「楊景茂」與楊景□應是楊桂芳長房「萬

生」的同輩後裔。這證明，《楊氏宗譜》裏有關楊桂芳到楊廷富的世系是可信的。

（三）楊廷富以後歷次抄錄宗譜者世系考

《楊氏宗譜》主要由九代孫楊環這一支系的後人抄錄。譜系只寫至楊環，楊環之前的世系請見上文的「楊廷富世系考」。

如前文所載，《楊氏宗譜》的抄錄情況如下：

第二次，永曆十年（1655）十一月錄一次。無考。

第三次，本朝康熙十二年（1673）冬月廿五日，秀翹公錄一次。楊秀翹為第十代：「楊環生秀翹」。

第四次，康熙五十五年丙申（1716）七月，文生朝經公錄一次。楊朝經為第十一代：「楊環生秀翹，生朝經。」

第五次，雍正十年壬子（1732）秋八月，文生登賢公，名升庸，錄一次。楊登賢為第十二代：「楊環生秀翹，生朝經，生登賢。」

第六次，乾隆廿七年壬午（1762）中秋日，文生兆理公錄一次。楊兆理為第十三代：「楊環生秀翹，生朝緯，生登榮，生兆理。」

第七次，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仲夏望日，楊魁、珣各錄一次。楊魁為第十四代：「楊環生秀翹，生朝寅，生登甲，生曰杞，生楊魁。」

第八次，嘉慶元年丙辰（1796）六月十九日，楊槐枝錄一次。楊槐枝為第十五代：「楊桂芳生九生，生法授，生楊榮，生思敬，生萬珊，生楊教，生廷茂，生守華，生秀升，生朝俊，生先芳，生萬鑑，生文貴，生槐枝。」

第九次，道光□□□年辛丑（1841）七月，文生楊正良，名含輝，錄一次。楊正良為第十五代：「楊環生秀翹，生朝緯，生登文，生曰珍，生楊尊，生正良。」

第十次，道□□□□年丙午（1846）四

月廿二日，廩生楊正遠，名立程，錄一次，添補至嘉字派矣。楊正遠第十五代：「楊環生秀翔，生朝緯，生登文，生曰珍，生楊相，生正元。」

第十一次，咸豐六年丙辰（1856）三月廿八日，楊在榮錄一次。楊在榮為第十六代：「楊環生秀翔，生朝綱，生登俊，生曰珩，生楊秀，生正義，生在榮。」

第十二次，咸□□□□月，文生楊榮光，名繩武，錄一次，楊國海錄一次。楊榮光無考。楊國海為第十七代：「楊環生秀翹，生朝寅，生登甲，生曰杞，生楊魁，生正璋，生元勳，生國海。」

第十三次，同治十二年（1873）新正月，楊國仁錄一次。楊國仁為第十七代：「楊環生秀翹，生朝寅，生登甲，生曰杞，生楊映，生正連，生在賢，生國仁。」

第十四次，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二月廿二日，楊國璠錄一次。楊國璠無考。

第十五次，光緒廿一年乙未（1895）暑月天既節，楊嘉瑞在兄嘉升家錄一次。楊嘉瑞為第十八代：「楊桂芳生九生，生發授，生楊祖，生思義，生楊春，生志漢，生廷儉，生楊廂，生秀朝，生時俊，生登健，生曰林，生文生楊忠，生正，生在聯，生緯明，生加瑞。」

到乾隆時期，《楊氏宗譜》共被抄錄六次，分別在第八代（楊廷富）、第十代（楊秀翹）、第十一代（楊朝經）、第十二代（楊登賢）、第十三代（楊兆理）及第十四代（楊魁）。後五次抄錄宗譜之人，均是楊環的後代，其中楊桂芳至楊魁的世系很清晰，亦有墓碑等證據。嘉慶元年（1796）的《楊氏宗譜》由楊槐枝抄錄，他並非楊環的後代，並加進了「思敬」一支的詳細世系。道光以後，《楊氏宗譜》又由楊環後代抄錄，分別由第十五代（楊正良）、第十五代（楊正遠）、第十六代（楊

在榮）、第十七代（楊國海）及第十七代（楊國仁）抄錄。光緒年間，由「思義」一支第十八代楊嘉瑞抄錄。「思義」一支世系至遲在光緒年間亦加入到《楊氏宗譜》裏了。

三、「麻城縣孝感鄉」由碑入譜的過程

筆者在楊氏宗族墓地發現了《翰宇祖公墓志》¹⁰，該墓志的落款為「大明隆武丁亥孟冬蒙邑舉人欽考知州通家眷弟晏煒撰 功授閣劄都司僉書銜盟弟范應樂書」。該碑則是楊體富於道光五年（1825）六月重立。現抄錄墓碑文一段如下：

欽命督師閣部、加升遊擊團練、鎮撫名山縣事楊公、諱秀玉、號翰宇者，其先世楚人，避亂入蜀，卜居雅安水東鄉，公派為長，業創羅繩實家焉。

隆武為南明年號，丁亥年即順治四年（1647），當時清軍尚未進入雅州，水東鄉尚奉南明正朔，晏煒此時說楊秀玉「其先世楚人，避亂入蜀」，當為確實。

楊環身曆明清兩代，為八甲里長，其後代枝繁葉茂。乾隆四十七年（1782）二月二十日，楊氏第十七代玄孫楊仲元、楊榮春以及雅州府生員楊尚志等，立了一通宗支碑¹¹，其碑陰全文如下：

粵自

太祖桂芳原籍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苦竹扁人氏。明初升任嘉定，任滿於崇慶州白塔山入籍，後移居雅州水東鄉下黃村河北街龍門。後長入籍，故亦號曰「白塔云」。妻時海氏所生三子，長名萬生，於洪武四年移居羅城上里老漕溪口，以至於今四百餘年矣。其子孫蕃衍，支分派發別何止千戶，欲溯源而析其流，非書有載志，戶有譜牒，安能以家乘之大略，昭示來茲也哉。歲在壬寅宗長榮春垂念家門有志族譜，因其議勒碑自 太祖、高祖、尊祖以及遠孫，遂依刻石既命工請序於予。予曰：「由

太祖而上之，則淵源始於弘農；自太祖而下之，則統緒祥逮於近今。總自古初世口不及子孫蕃衍，然太祖視之，則皆子孫也，後之人庶得閱碑而瞭然在目。凡載志譜牒，由此而傳澤之，不斬宗法之，不失於後世也。是為序。

石司王現

名邑庠生一十七代玄孫楊奇偉撰

楊奇偉撰文提出「太祖桂芳原籍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苦竹扁人氏」，他很強調這一說法，認為「非書有載志，戶有譜牒，安能以家乘之大略，昭示來茲也哉」。查現存《楊氏宗譜》，並無這樣的記載。楊奇偉的這一說法並非來自《楊氏宗譜》，而是來自「書有載志」。乾隆四十七年（1782），這支楊氏宗族裏入學的讀書人開始強調太祖桂芳「明初升任嘉定」，這與「避亂入蜀」的說法有很大出入，這還意味著「原籍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與因官入川聯繫在一起，即與王朝正統性聯繫在一起。據筆者的田野調查來看，這是羅繩丞目前發現最早一個追溯祖籍為「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的例子。撰文者是來自羅羅山（名山崗）以東的名山縣的十七代孫庠生楊奇偉。

乾隆五十五年（1790），楊桂芳長子「萬生」一支又立一通宗支碑¹²，碑陰起頭即為「派祖來歷，湖廣麻城縣」。

嘉慶二十五年（1820），楊桂芳「萬生」這支刻了一道宗支木牌，掛於楊氏祠堂中。筆者見到了這道宗支木牌，其開頭為：「□□省黃州府麻城縣，州太守，恩任嘉定後署雅」。¹³

道光二十五年（1845）七月初八日，楊宗仕墓碑¹⁴豎立，這通墓碑碑陰刻了楊氏宗支世系並追溯楊氏宗族淵源。現摘錄追溯楊氏宗族淵源的文字如下：

我楊氏湖廣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苦竹堡人也。祖諱筠松，三國時武侯南征從軍入焉。有功，□楚，後為大邑縣太守，駐驛於三岔街。相傳數十餘代，迄唐宋之久世遠年，湮其序次，難以記錄。

與乾隆年間的宗支碑文比較，祖籍與地名有所出入之外，更重要的是，「庠生奇芳」突發異想地加入了一段「祖諱筠松」難以記錄」。其目的是很明顯的，即更加突出祖先因官入川的經歷。

道光二十六年（1846），楊立程編訂《楊氏宗譜》，於當年端午節前二日寫了《宗譜敘略》，有關祖籍追溯內容如下：

稽我始祖本係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水井灣苦竹堡人氏，諱曰筠松，精於風鑿，著作盛行宇內，乃當漢季崇昭烈皇帝出征南夷，由楚入蜀，尋以大功出守大邑，因家於岔街，延傳二十餘代。無奈劫難屢加，是以譜系難悉。考古能無憾乎。

這段追溯祖先的文字，在祖籍地的小地名上加入了「水井灣」，楊立程顯然繼承了楊奇芳的說法，並又增添了不少內容。「祖先」楊筠松獲得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後，楊立程就捨去了楊桂芳「明初升任嘉定」的說法。祖籍「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的說法與「始祖筠松」的說法第一次出現於《楊氏宗譜》。

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八代孫楊士元專門寫了《增訂族譜辨正序略議》，收錄於現存《楊氏宗譜》篇首。其全文如下：

族譜非等稗史傳奇，張冠李戴，烏有子虛，皆可任意杜撰為之，以其無關輕重是非得失也。序族譜則不然，必信而有徵，實而可據者，始敢筆於書而傳於後。庶使祖宗慰而孫子安也。曩見家乘一冊，道光中族老恩進士靖齋公者，設帳於吾鄉之梓潼觀，訓課餘閒訂成族譜一書，旁收博採，參互考訂，頗費精神。第撰譜序略托始於漢代而直祖筠松。余嘗讀而疑之，竊謂祖功宗德，前人有之，而後人不為表彰之，是怠忽而棄祖也；前人無之而後人強為附會之，是罔誣而冒宗也。我聞在昔原有舊本，

自靖齋集訂而後，族人皆去其舊，今不可得而觀矣。余謂孔聖刪書，斷自唐虞，以前洪荒存而弗論。與其遠取代遠年湮之筠松為祖，雖善而無征，何如近取由楚入蜀之桂芳為祖，則實而可據乎。夫釐清籍貫本文人分內事，余嘗遇同姓人輒詳細詢問之，有稱自昔土著為楊者，有稱近自外省遷來為楊者，有以羔羊而更為楊者，有以歐陽而變為楊者，甚至博物志云：「隴蜀昆連之野有古樹茂林，其中有人類自成部落。」由此觀之，姓字雖同，宗系迥別。使不考徵確實，則魯魚亥豕，千百世下其流弊紊淆，不知伊胡底也。靖齋公撰序末云，後有覽者勿以荒謬見咎。側聞當日修譜時，曾受外人多金，私納收入譜者，其事之有無今昔不得而知，然因其言足以見其志，讀其書可以想見其人。天下事每有彌縫甚工而反流露不及。覺者見議有詰余者曰：「子言固也。第求之前代，究當祖何人為是乎。」余曰：「籲此不可妄斷臆說也。子如欲覓真根源，則必赴湖北蹈黃州足履麻城孝感之故鄉，口訪里鄰族氏之遺老，或有真本實錄之流傳。及有古碣殘碑之志記，庶幾我族氏之真實不虛，其本原必有在於是。」族人莞爾作而謝曰：「謹受教。」

光緒之二十八年歲在壬寅菊月九日 喬孫
雅安縣學增廣生員儒齋士元撰

楊士元主要批評楊立程在處理「筠松為祖」的問題上有「冒宗」之嫌。光緒年間羅繩丞既「有稱自昔土著為楊者，有稱近自外省遷來為楊者，有以羔羊而更為楊者，有以歐陽而變為楊者」，混處於如此眾多的不同時期、不同來歷的同姓人群中，這種「冒宗」的做法，過猶不及，它甚至令楊氏宗族內部的成員懷疑祖先是否為楊桂芳。楊士元記錄他與同宗成員爭論祖先的話語顯示，他接受「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的說

法，並繼續納入宗譜。作為讀書人，雅安縣學增廣生員楊士元再次捍衛並推廣了祖籍出處地「湖廣黃州麻城孝感鄉」的觀念。楊士元所謂「有古碣殘碑之志記」，筆者通過尋訪上里、中里各姓宗族墓地和羅繩丞大小廟宇，並沒有發現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前「古碣殘碑」有關「湖廣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的記載。

綜合來看，這支楊氏宗族的祖先於元代中後期來自「楚」（湖廣）。乾隆四十七年（1782）名山庠生楊奇偉撰宗支碑文，開始聲稱來自「湖廣麻城縣孝感鄉」；乾隆五十五年（1790）楊氏三支眾立宗支碑，也開始聲稱來自「湖廣麻城縣」；嘉慶二十五年（1820）宗支木牌接受了楊奇偉的說法；道光二十五年（1846）楊奇芳撰楊仕宗墓碑碑陰的宗支碑文時沿襲了楊奇偉的這一說法；道光二十六年（1847）楊立程編訂《楊氏宗譜》時，把這一說法寫入《宗譜敘略》；光緒二十八年（1902）楊士元《增訂族譜辨正序略議》亦沿襲此說。楊氏宗族祖籍「湖廣麻城縣孝感鄉」由宗支碑入《楊氏宗譜》的過程，歷歷在目，這與僅憑《楊氏宗譜》而得出楊氏淵源來自「湖廣麻城縣孝感鄉」的結論，恰恰相反。

四、「麻城縣孝感鄉」祖籍傳說的擴散

（一）乾隆時期八甲楊氏入學¹⁵人數大增

據《楊氏宗譜》「登賢記」，清代一共有56名科舉入學之人。因書頁殘缺一名不知身份外，正榜一名，副榜一名，貢生三名，廩生四名，八名武生，文生38名。按代數計算，第十代一名，第十一代二名，第十二代二名，第十三代九名，第十四代二名，第十五代八名，第十六代五名，第十七代二名。其中還有25名不知具體代數，但都在「思恭」及「思敬」支系七代孫，即第十二代以後。

參照前文楊氏世系考的代數來看，抄錄宗譜的楊兆理為第十三代，時為乾隆二十七年，「登賢記」顯示，從第十三代開始，入學人數大增。查乾隆四年（1739）刊刻《雅州府志》，雅州府進士「國朝楊調鼎，郡人」¹⁶，武進士、武舉、副榜無楊姓，貢生「楊九疇，保縣訓導」¹⁷，監生

「楊琳」¹⁸，與八甲《楊氏宗譜》核對，這些人都不是水東鄉八甲楊氏。因此，可以判斷八甲楊氏科舉入學人數大增，是從乾隆時期開始。

這種現象至少可以作為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後楊氏宗族接連不斷豎立「宗支碑」和追溯祖籍的原因之一來考慮。

（二）咸豐末年「藍朝鼎之亂」的影響

吾蜀承平數十年矣。i i 突於咸豐九年九月滇匪李藍二逆竄擾川疆，筠連、慶符相繼失守，蔓延敘府，全川震動。i i 丹稜、蒲江、名山失守兩次，夾江、峨眉、雅安雖未失守，而賊臨城下，殺戮甚慘，焚掠尤多。¹⁹

咸豐十年三月，藍大順圍雅。大順名朝鼎，滇之無賴，與李短搭名永和，由滇販鴉片來蜀下南，同時嘯聚，以割髮辮為號，糾眾數萬，自高、珙二縣走上南，破蒲江，犯名山。²⁰

咸豐九年（1859）滇人藍朝鼎大股進入四川，主要溯岷江奔邛州、溯青衣江至雅州。²¹雅安縣城東北翻蓮花山55里到中里場，上里場向東翻過幾重羅繩山（名山崗）就到名山縣。《名山縣志》載：「蹇壽福，縣之節義民也。賣菸葉資生，小有積蓄。咸豐十年三月，滇逆竄境，縣民空城走遁，壽福於路旁泣阻親友毋紛紛遷逃致城不可守，皆不聽，越數日百丈潰防，兵民奔散」。²²各種證據表明，藍朝鼎及其人馬並沒有翻過羅繩山（名山崗）或者由蓮花山進入水東鄉。經年累月的地方動亂，幾重山之隔的水東鄉雖未直接造成人員大量流亡，但它並非世外桃源，其震動也很大。據上里韓氏光緒十四年（1888）「韓廷鎬」墓碑記載：「無何藍逆上竄，兄鈞倦於家務，議分爨」。²³這種動亂造成水東鄉人心惶惶，分家欲各保家產的情況應不只韓氏一家一姓。四川清初政府政策導向的「湖廣」移民很多，咸豐年間川西各地流民或加入滇人藍大順

及李永和的隊伍，或「土匪起者益眾，多冒藍李」²⁴，或自立旗號，成群結隊。這種局面致使清政府在四川面臨如何區分糧（良）民與匪黨的問題。一般百姓自稱從「湖廣」而來，至少可與「滇匪」劃清界限。在四川，這種「麻城縣孝感鄉」的祖籍追溯於咸豐九年（1859）以後顯得尤為重要。

（三）《隨身寶》祭文範文格式出現「湖廣麻城」

筆者在羅繩丞發現一部《隨身寶》（手抄本）²⁵，它主要是民間文人日常使用的各種範文格式彙集。當中的「祭鄉約文」提到「耶或此藍賊逆天，曲殺萬千，地獄作亂，冥王不安，召公去解散，地府得平安」，這部《隨身寶》可能產生於咸豐九年（1859）藍朝鼎之亂後不久。其中有一篇「清明祭文」，透露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其內容如下：

清明祭文

嗚呼，我祖有靈，大啟人文，護佑子孫，福壽康寧。猶憶當年，克儉克勤，興家治業，傳於後人，流芳百代，子孫綿綿。寒食佳節，共慶清明。念切本源，祭獻墳塋。九泉一奠，略表微忱。神若不昧，來格來臨。

i i

惟我先祖，本係楚人。始祖入川，樂業羅城，後世族繁，大啟人文。今有裔孫，又采新芹。沐恩報德，用獻牲豚。靈其有知，伏冀來臨。

i i

惟我祖籍湖廣麻城，始祖入川，諱曰○○，厥後族繁，子孫綿綿，克光前業，佑啟後人。呵護裔孫，○入龔門，念切本源，祭獻墳塋。靈若不昧，來格來歆。

據文中的「樂業羅城」判斷，這本書並不是從羅繩丞以外抄錄的，而是羅繩丞的文人自己創作的。這篇「清明祭文」是作為一個固定格式

出現的，我們似乎能看到「麻城縣孝感鄉」傳說傳播的內在機理。首先，文中圓圈的地方可以根據不同的姓氏，填上具體的始祖名字。其次，文中「又采新芹」，即為「采芹」一詞的演化，與「鬻門」均指考中庠生（俗稱秀才），成了縣學或府學的生員。²⁶可見，從這篇範文的使用條件來講，能配得上這種格式的清明祭文的宗支，還必須是有宗支成員科舉考試中入學。再次，因祖籍湖廣麻城的始祖呵護裔孫，其後人才能入學，祖籍湖廣麻城與科舉成功有著必然聯繫。這篇「清明祭文」範文的出現，意味著「湖廣麻城」說法的「群眾基礎」應該很好，否則這樣的祭文就沒有市場了。這使我們明顯感覺到，那些宣稱「祖籍湖廣麻城」的人群在羅繩丞的科舉考試中有著現實優勢，科舉考試中入學的宗支人群，才有資格用這種格式的清明祭文。雖然我們無法探明到底是掌握民間文本的讀書人傳播了和規定了「麻城縣孝感鄉」傳說，還是「麻城縣孝感鄉」傳說規定了民間文本的形成與傳播過程。但科舉考試與鄉間的讀書寫字之人，在水東鄉「祖籍湖廣麻城」的價值導向與輿論導向上起到關鍵作用，這一過程是非常清楚的。

（四）同治以來水東鄉其他姓氏追溯祖籍現象增多自「（咸豐）十一年駱公秉章移節來川督軍務，大破賊於綿州」²⁷之後，四川各州縣逐漸平靜。據筆者的田野調查來看，水東鄉同治以來其他姓氏追溯祖籍的現象相對增多。

許氏目前居住於上里許家灣，約有400人左右。

同治二年（1863），「邑貢生楊福基」給「許母楊老太君」題寫墓碑²⁸，並撰寫墓碑碑陰：「即如我始祖許大材何氏周氏，本湖廣荊州府麻城縣孝感鄉苦竹扁人氏，同母張氏遷居四川洪雅縣白塔山居住，後又遷居雅安縣水東鄉羅城上里玉皇廟許家灣創業，始有我二代祖許正賢李氏j i」。筆者找到了許正賢的墓碑，²⁹其時間為「皇明永曆甲午十二月二十一日」。顯然，許氏從洪雅縣遷居水東鄉羅城上里玉皇廟的時間，是在明末。

黃氏目前居住在上里箭杆林村，約有400人左右。

同治十年（1871），邑貢生楊奇芳為黃文清題寫墓碑文，³⁰而墓碑陰的「墓志分晰七房總序」由雅州府吏員黃永昌所撰。其文曰：「本屬湖廣五昌府麻城縣孝感鄉，遷流古郡，托業漢嘉。數十年間，分移瀑水j i 創者黃公諱存瑞馮氏，其先居蒲江騎羊寺，二世祖公文朝盧氏馮氏，係家鄉人也，移居雅邑箭桿林，生世祖啓根胥氏、啓應師氏j i」。考之世系代數，從黃存瑞到黃文清，共九代，與同治十二年（1873）楊氏第十七代孫楊國仁比較可知，黃氏是明末清初從蒲江搬到箭杆林的。墓碑顯示至遲同治年間黃氏與楊氏家族有了姻親關係，我們無法得知黃永昌在撰寫墓志序時是否請教過楊奇芳，根據楊奇芳撰寫楊宗仕碑文，以及《隨身寶》所反映出來的入學士子的「麻城縣孝感鄉」優越感來看，作為雅州府吏員的黃永昌，當不例外地會引用「麻城縣孝感鄉」籍貫，刻之於石，流之久遠。

任氏目前居住於上里四家村任家溝，約有700人左右。

光緒二十年（1894），「本里太學生內弟藍炳林」給任文釗題墓碑³¹，侄孫藍映奎述書墓碑陰之任氏世系：「始祖諱都，係湖廣麻城縣孝感鄉土橋溝慈竹岩人氏，明永樂年避賊入川南雅安縣慕義鄉子林沙壩頭，遷河北街娶妣氏朱，後又遷蘆山縣七元鄉，二世祖諱琬，都公之子，有功於國，官拜一等，三世祖諱碧宗氏朱，琬公之次子，後仍遷雅邑羅繩方家扁j i」。從遷入羅繩的三世任碧宗算起，到任文釗，共九代，而且任氏並無清代乾隆以前的墓或碑，與光緒二十一年（1895）楊氏第十八代孫楊嘉瑞比較，可以斷定任碧宗是明末清初從蘆山縣搬到水東鄉的。

景氏目前居住於上里共和村景家壩，約有400人左右。

民國三十年（1941）所立宗支碑³²，他們的宗支碑立於一片稻田中的土包上，四面已經被開墾成水田，宗支碑前不到20厘米就是水田。碑陰文（省略號為碑文被泥土掩埋部分，無法辨識）：「蓋以根枝深，故其葉茂，源之遠，故其

流長，惟吾創業鼻祖景廷倉，原湖廣生長人氏，自來生疆；邑入羅城景壩住居有年矣。茲者族大繁衍，如瓜瓞之綿綿，而子孫眾多，若螽斯之聲；查景氏「袱簿子」，目前景氏第十三代還有人在世，詢問景氏後人，據他們所知清代景家並沒有幾人入學。以此推想寫碑文之人並非不知道「湖廣麻城縣孝感鄉」，而是不敢把「麻城縣孝感鄉」寫下去。

當然，並非所有水東鄉的姓氏都宣稱來自「麻城縣孝感鄉」，「麻城縣孝感鄉」傳說很難侵入那些通過科舉產生讀書人且保有宗譜的姓氏的宗譜。如中里胥氏³³（本籍浙江省嚴州府桐廬縣烏石灘胥口人氏，明代遷來）、上里楊氏³⁴（嘉定府夾江縣牛仙鄉九皇廟，明代遷來）、上里韓氏³⁵（祖籍陝涇花池頭余家村，康熙三十二年遷來）。然而，「麻城縣孝感鄉」的傳說，卻很容易通過撰寫碑文者滲透到他們的碑文裏。上里楊氏後人楊枝玉於道光三十年（1850）立墓碑，其碑陰文亦由「雅州府學廩生侄楊福基」撰，碑文開頭如下：「本郡上里生長人也，始祖銀爐，由廣入川，自明及清，凡十餘代，相傳至余大父，根深枝茂，水香坪世譜，志之詳矣。」³⁶筆者亦到上里水香坪抄錄了其「世譜」，全文並無「由廣入川」字樣。（這支楊氏明代來上里，為目前上里人口最多之姓氏，本文無法在此展開討論。）水東鄉文人並非如「現代學術體制規範」下的「學者」對「抄襲」與「侵權」如此較真，這種由「楚」而「廣」，而「湖廣」，由「湖廣」而變為「湖廣麻城」，再至「湖廣麻城縣孝感鄉」，更至「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水井灣苦竹堡」，甚至「湖廣五昌府麻城縣孝感鄉」的趨勢，似可預料。有宗譜之大家族尤如此，其他小姓人群面對「麻城縣孝感鄉」的滲透，其結果可想而知。

筆者有一次從上里坐車到中里，在車上與一位名年約五十多歲的上里楊氏後裔交談，以下是筆者整理後的記錄：

在車上，我遇到一位名叫楊思耀的人。他開了一家客棧。他共有八個兄弟，他

是老七。他的父親叫楊文皓，有六弟兄，他父親排行老五。他的大哥楊思光八十多歲了，就是馬路邊大水車正對面的那戶人家。楊思華的父親與楊文皓是親兄弟。現在他們八兄弟發下來的人口已經有一百六十餘人，有五、六個在成都買房子了。楊思耀說，他們一共有28個字輩，上14個字輩為：「在正通光昌俊秀，明文思安顯忠佑。」下14個字輩他沒能背下來，他說他大哥知道。「我們是正宗楊六郎的後代。」老人在的時候說過，他們是湖廣麻城孝感鄉的，是從那裏搬過來的。後來楊思全又把最後七個字輩想起來了：「永遠發達萬世興。」³⁷

（編者註：此段引文之人名最後一字全為化名，以存私隱。）

五、結論

正是有了八甲楊氏後人名山縣庠生楊奇偉、貢生楊奇芳、上里楊氏後人雅州府學廩生楊福基這樣的科舉入學之人，他們在鄉村生活中通過撰寫碑文與題寫碑文的方式，把「麻城縣孝感鄉」的觀念普及於水東鄉。水東鄉的讀書人已基本認同祖籍能具體到「麻城縣孝感鄉」是具有優越感的，賦予某姓氏「麻城縣孝感鄉」的祖籍，即表明該姓氏科舉入學有人。通過科舉入學的讀書人家族，則是與清王朝正統性保持高度一致的人群。在水東鄉，「麻城縣孝感鄉」即意味著清王朝對積極參與科舉考試的人群的高度評價，又是這些科舉考試入學人群對清王朝賦予他們「士」的身份以及權力的一種炫耀。

「咸豐九年九月滇匪李藍二逆竄擾川疆」，至咸豐十一年（1861）漸次平定。這段時期對四川清初從湖廣而來的百姓來說，他們需要重申祖籍「湖廣」，以顯示與清王朝的密切關係。水東鄉自同治以來，各姓氏族群追溯祖籍為「湖廣麻城縣孝感鄉」的情況相對增多，即為明例。那些科舉不利的讀書人，可能編寫或抄錄諸如「隨身寶」之類的「範文本本」，出於謀生糊口的初

衷使用於水東鄉各種禮儀場合。「清明祭文」中對能夠入學姓氏的讚揚，可見使用者對「湖廣麻城」的認可。沒有宗譜且祖籍沒有具體到「孝感縣麻城鄉」的人群，在水東鄉則是科舉不力的姓氏群體，其人數相對於楊氏宗族來說，也少了很多。那些沒有士子入學的姓氏人群，無從立碑，「麻城縣孝感鄉」的「祖籍」亦無處生根。目前許氏、黃氏、任氏及景氏都沒有宗譜，他們使用一種叫做「袱簿子」的世系冊子來代替宗譜。將來這些姓氏如要編寫宗譜，把祖籍「麻城縣孝感鄉」入譜，有可能將與八甲《楊氏宗譜》經歷同一過程。

「麻城縣孝感鄉」，已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清代的水東鄉逐漸擴散。明代世居其地的八甲楊氏，自乾隆以來科舉入學人數漸多（與上里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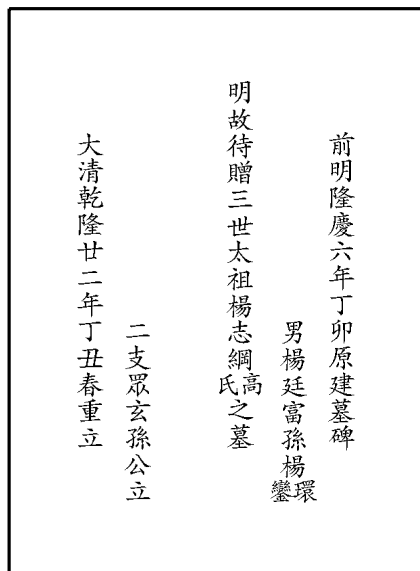
氏的情況相似），清初外來人口逐漸增多，咸豐末年川西動亂，這三個過程推動了這種擴散。水東鄉入學士子在鄉村裏通過寫碑訂譜的方式，樹立自己的優越感，並使不同時期來自不同地方的人群，在水東鄉逐漸接受祖籍「麻城縣孝感鄉」的觀念。在水東鄉接受「麻城縣孝感鄉」的祖籍傳說，也就意味著接受清王朝的統治（祖籍並非「麻城縣孝感鄉」的人群又有另一些說法，然而他們的說法無法普及）。讀書人在這一過程中，加強了水東鄉人對清王朝正統認可的潛意識。「麻城縣孝感鄉」傳說的普及，逐漸成為清王朝在人員遷徙流動極大的四川確立正統統治地位的標誌之一。這可能就是為什麼在四川很多地方均有「麻城縣孝感鄉」傳說的原因之一。

註釋

- ¹ 任乃強，〈張獻忠屠蜀辨〉，《川大史學·任乃強卷》（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原文發表於1947年《社會月刊》；胡昭曦，〈張獻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廣填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孫曉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陳世松，〈大遷徙：湖廣填四川歷史解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 ² 陳春聲，〈歷史的內在脈絡與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史學月刊》，2004年，第8期，頁9。
- ³ 熊相纂修，《四川志》（正德刊刻嘉靖增補本），卷22，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善本。
- ⁴ 2008年12月26日上里鎮白馬村抄錄並拍照。
- ⁵ 曹綸彬、曹掄翰攢輯，《雅州府志》（乾隆四年刊），卷3，〈鄉里〉，收入《中國地方誌叢書西部地方第28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頁72。
- ⁶ 余良選等總纂，《雅安縣志》（民國十七年）卷一，〈道路〉，收入《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漢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第94冊，頁303。
- ⁷ 2008年12月26日於上里鎮白馬村抄錄並拍照。
- ⁸ 2009年1月9日於中里鎮建強村拍照。
- ⁹ 2008年12月26日於上里鎮白馬村抄錄並拍照。
- ¹⁰ 2008年12月28日於上里鎮廟坪村抄錄並拍照。
- ¹¹ 2009年2月13日於上里鎮治安村抄錄並拍照。
- ¹² 2008年12月29日於上里鎮廟坪村抄錄並拍照。
- ¹³ 2008年12月29日於上里鎮廟坪村抄錄並拍照。
- ¹⁴ 2008年12月29日於上里鎮廟坪村抄錄並拍照。
- ¹⁵ 清代科舉相關制度請參見商衍鎰，《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 ¹⁶ 曹綸彬、曹掄翰攢輯，《雅州府志》（乾隆四年刊），卷9，〈選舉〉，頁213。
- ¹⁷ 曹綸彬、曹掄翰攢輯，《雅州府志》（乾隆四年刊），卷9，〈選舉〉，頁214。
- ¹⁸ 曹綸彬、曹掄翰攢輯，《雅州府志》（乾隆四年刊），卷9，〈選舉〉，頁215。
- ¹⁹ 長寧教諭鄧敏修，《防堵記》，《洪雅縣志》卷7，〈藝文〉，收入《中國地方誌集成·四川府縣誌輯38》（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頁581-583。
- ²⁰ 余良選等總纂，《雅安縣志》（民國十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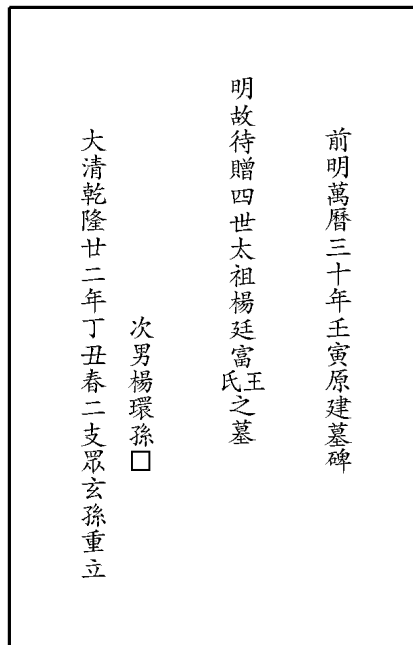
- 卷4，〈變亂志〉第九，「滇匪藍大順之亂」，收入《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漢文版）》第94冊，頁353。
- 21 相關研究參見艾小惠，〈太平天國革命時期藍朝鼎李永和農民起義〉，《史學月刊》，1956年，第4期。
- 22 趙懿等修纂，《名山縣志》（光緒十八年刻），卷13，〈列傳二〉，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 23 2008年12月30日於上里鎮四家村抄錄並拍照。
- 24 祝介，〈蜀亂述聞〉，載四川大學圖書館編，《中國野史集成》42（成都：巴蜀書社，1993），頁488。
- 25 2009年1月15日於中里鎮鄭灣村拍照。
- 26 商衍鑾，《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頁27。
- 27 張驥修、曾學傳等纂，《溫江縣志》卷六，〈兵事〉，收入《中國地方誌集成·四川府縣誌輯八》，頁448。
- 28 2009年2月8日於上里鎮白馬村抄錄並拍照。
- 29 2009年2月8日於上里鎮白馬村抄錄並拍照。
- 30 2008年12月25日於上里鎮箭杆林村抄錄並拍照。
- 31 2009年1月3日於上里鎮四家村抄錄並拍照。
- 32 2009年1月9日於上里鎮共和村抄錄並拍照。
- 33 2009年1月12日於中里鎮鄭灣村拍照。
- 34 2008年12月19日於上里鎮四家村拍照。
- 35 2008年12月17日於上里鎮四家村拍照。
- 36 2008年12月18日於上里鎮五家村抄錄並拍照。
- 37 2008年12月21日於上里鎮調研之筆記。

圖一：楊志綱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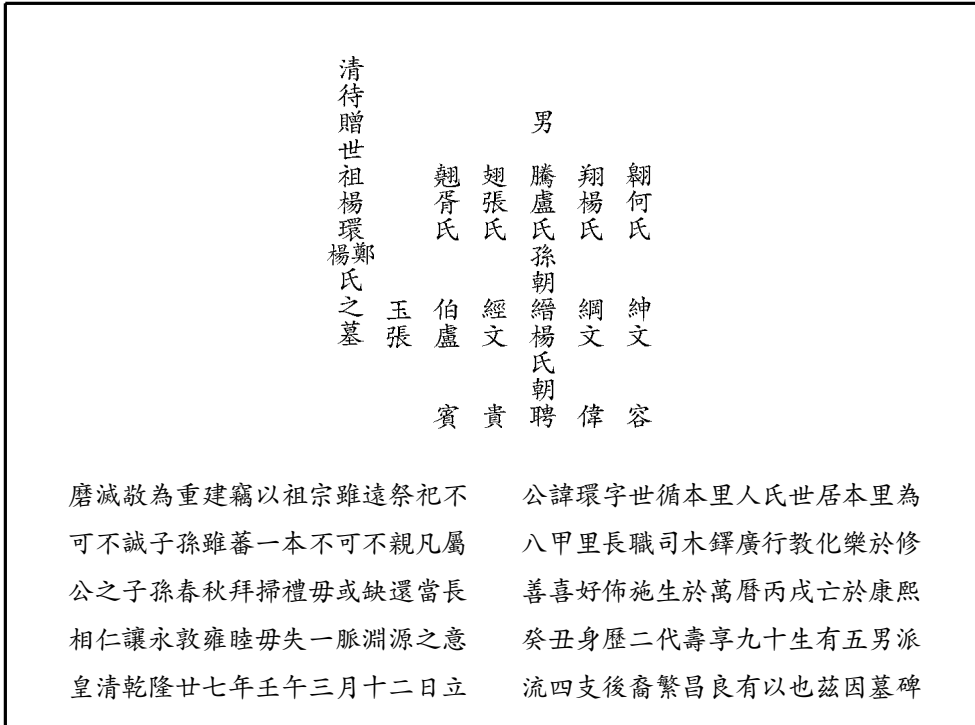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筆者於2009年2月17日在中里鎮建強村抄錄並拍照。）

圖二：楊廷富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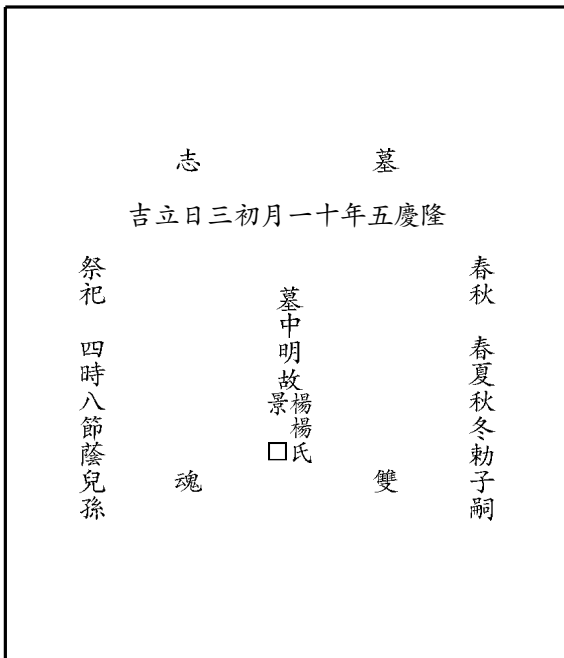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筆者於2009年2月17日在中里鎮建強村抄錄並拍照。）

圖三：楊環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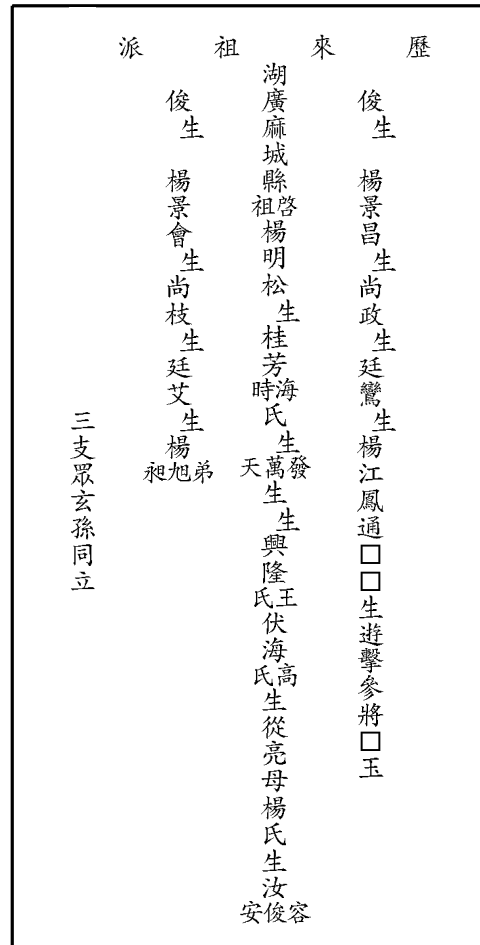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筆者於2009年2月17日在中里鎮建強村抄錄並拍照。)

圖四：楊氏宗族「萬生」支系墓地中的其中一塊明代墓碑



(資料來源：筆者於2008年12月29日在上里鎮廟坪村抄錄並拍照。)

圖五：楊汝俊宗支碑



(資料來源：筆者於2008年12月29日在上里鎮廟坪村抄錄並拍照。)